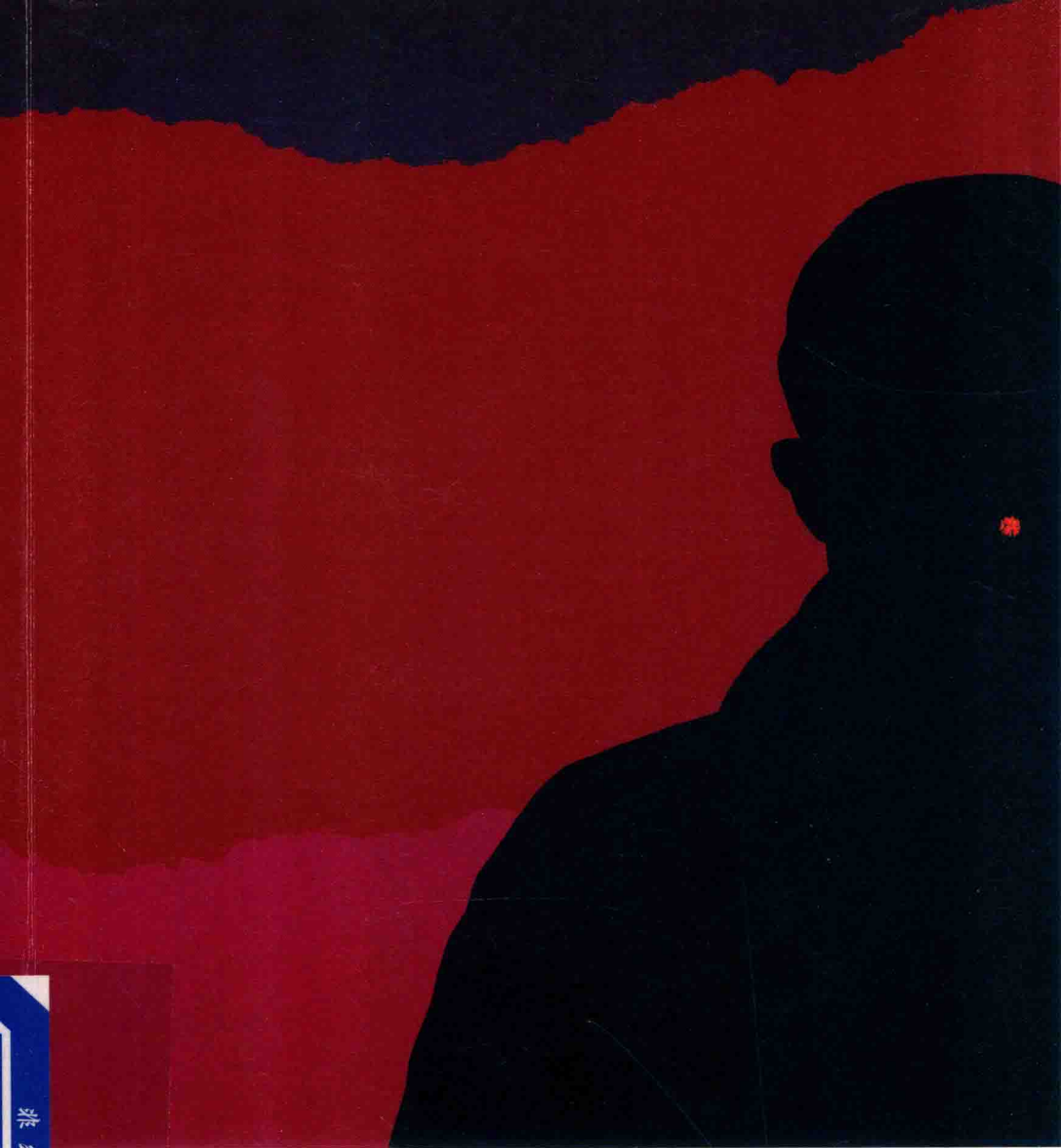




非外借

肖江虹
著

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
小说精选集

犯罪嫌疑人

作家出版社

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

小说精选集

肖江虹 著

犯罪嫌疑人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犯罪嫌疑人 / 肖江虹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10

(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小说精选集)

ISBN 978-7-5212-0262-5

I. ①犯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35078 号

犯罪嫌疑人

作 者: 肖江虹

责任编辑: 史佳丽 李亚梓 翟婧婧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160 千

印 张: 13.25

版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262-5

定 价: 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目 录

犯罪嫌疑人 / 1

傩面 / 76

喊魂 / 154

犯罪嫌疑人

1

按理，每有大事降临，总该有些征兆的。村庄要减员，乌鸦会一连好几天扯着嗓子喊；赶上大旱，半山腰的岩洞连续一周雾气缭绕；有人要成药罐罐，老刘家傻子一定会突然冲着他说了几句明白话。总之，龙潭这地头，件件大事后都能寻找到或多或少的兆头。

唯独这件大事没有。

这是一个属于一九七六年的早晨，一个风和日丽，万里无云，空气清新，舒适恬静的乡村早晨。棺材匠从床上爬起来，还很诗意地站在屋檐下瞻仰了一阵鲜嫩的朝阳，接着他从墙上取下一挂水桶挂在肩上，踩着轻快的脚步往村东的大水井去了。

乡间小道铺着四四方方的青石板，有幼苗从石缝中探出头来。棺材匠脚步轻盈，起起落落都显出了奔放的时代气息。棺材匠的性格可不像他的职业那样凝重沮丧，好天气激发了他朴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拐过两道弯，清新的空气中飘荡起了口哨声，在乡村，口哨不算是庄重的

艺术形式，但棺材匠吹响的内容却庄重异常：太阳最红，毛主席最亲，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——

口哨声让一片树林变得无比生动，那些叶片上晶莹的晨露，慢慢拢成一团，滑向叶尖，然后优美地坠落，浸入大地。

口哨声是在一处开满了水仙花的旷地上停止的。当时棺材匠一转头，口哨声就被一刀两断了，残留下来的只有两扇还噙着的嘴唇。

一片开得无比灿烂的水仙花丛中，横卧着一具雪白的女人身体，身体四周的水仙花被压得东倒西歪，身体上有星星点点的残破的花瓣。这时，阳光薄纱般倾泻而下，在女人身体上形成了一层耀眼的橘黄。她的两只眼睛还大大地睁着，直视着通透高远的天空，那片广袤的湛蓝中，有雄鹰在盘旋。

扁担从棺材匠肩上悄然滑落，他瞪着眼睛看了一阵，使劲扭了扭脖子，收回了两扇噙着的嘴唇，往前走了一步。

“喂！喂！”他轻轻喊了两声。

天地寂然，只有林间悦耳的鸟叫声，好像是画眉。

棺材匠回身就跑，跑的过程中，嘴大大张着，看样子想喊，可没有声音。

跑出去好远，村庄上空才响起了凄厉的喊声：死人了。

和村东头那个清澈碧绿的水潭一样，龙潭村一直安静沉默，祥和安宁，像一个闲聊时躲在墙角的聆听者，不啰唆，不插话，悄悄来，悄悄走。就是运动最厉害那几年，别的村子轰轰烈烈，乌烟瘴气。再看看龙潭，老人们依旧坐在屋檐下，披着一身的阳光吧嗒吧嗒吸着旱烟，目光慵懒，盯着村庄的一草一木看，去找寻那些已经远去的日子；女人们还是成群结队去水潭边洗衣服，沿着岸蹲成一排，东家长西家短，也会说些男女之间那些隐秘事儿，于是水面就荡开一片肆意的欢笑；孩子们

仍旧在月夜下奔跑，手一捞，就能把萤火虫关进掌心，凑到眼前，张开手缝，亮光映着长长的睫毛，看够了，手一松，目送着一汪萤火摇曳着远去。

一声凄厉，祥和不再，惶恐犹如暴雨前天边陡然而至的黑云，压得一个村庄直不起腰来。

2

一共来了三个公安，一老两小，老的叫老黄，两个小的，一个叫小梁，一个叫小赵。生产队长肖明亮本来想问清楚具体的姓名，但看见老黄一直阴着脸，就打消了念头。

龙潭和外面连接的只有一条青石铺成的小路，三个公安是踏正步进来的。生产队长早早就带了一队人在村口等。老黄走最前面，五十出头，步伐沉稳有力；依次是小赵和小梁，两人嘴上刚起来一层绒毛，小梁肩上挂了一个包。

站在众人面前，老黄伸手擦了一把汗问：“生产队长呢？”

肖明亮举起一只手。

“说说情况。”老黄伸出一只脚踩在路边的石头上说。

“要不先喝口水？”生产队长说。

“你还真稳得住盘子哈，都死人了，还有这闲心。”老黄语气里含着讥讽。

生产队长脸上起来一层灰白，忙说不是的不是的，我就是那个啥，看你们——语意含混，笨口拙舌。

“现场在哪儿？”老黄问。

“林子那边。”生产队长往远处指。

“走。”老黄一挥手。

看到现场，老黄一张脸就黑了。

“毛毯是谁盖上去的？”老黄问。

生产队长又举手。

“哪样鸡巴生产队长？连点常识都不懂，谁让你盖毛毯了？你怕她冷啊？”老黄语速很快，每个字都像出膛的子弹。

肖明亮心里窝火了，龙潭没人这样和他说话。连旁边的一干村民都有些愤愤，公安有鸡巴哪样了不起，说两句话像喷粪，枉自披了一身公安皮子。

肖明亮上前一步，冷冷地说：“姑娘光着身子呢！死的又不是一头猪，常识我不是不懂，姑娘爹娘来了，死活要凑过去，是我喊人拉住的。”

老黄斜着眼看了看肖明亮，哼了一声：“哟！你还有理了呢，现场可留下你的脚印了，你不怕成嫌疑人？”

龙潭的生产队长爆发了，冲过去对着老黄，两张老脸之间只有一指的缝隙，四目相对了片刻，肖明亮说话了，一字一顿，像往老黄脸上扔了一堆锋利的石头。

“就算是我，有本事拉我去枪毙。”

老黄没说话，半天转头对两个年轻公安说：“做事！”

黄昏如约而至，红云在天边漫天翻卷，像个打翻的血盆。

肖明亮坐在院子边，闷着头一直抽闷烟，老婆子喊他也不答应，眼前还是那张老脸晃来晃去的，他恨不得糊上几砖头，把他妈的砸成个烂柿子。不就是披了身皮子吗？有啥了不起？

龙潭人有句话，叫恨谁见谁。这话还真不假，肖明亮一抬头，就看见那张老脸了，正气粗地往自家院子走来。三个公安走进来，在肖明亮面前站成一排，像等待他检阅一样。肖明亮歪头看了一眼，鼻腔闷哼一

声，低头把旱烟咂得烽烟滚滚。

老婆子拉出两条凳子，老黄坐下来，看着肖明亮说：对我有想法可以保留，我现在是和你说话，有三件事要你帮忙，第一，腾间屋子给我们临时办公用；第二，马上找人搭一个棚子，我们要验尸；第三，通知村子里所有人，没有我们允许，这段时间谁也不能离开。

生产队长冷笑一声：“你国家主席啊？你说啥就是啥啊？”

老黄也冷笑一声：“你如果不同意，我只有回去汇报了。”

生产队长又闷哼一声，闷哼归闷哼，闷哼完了还得顾大局，识大体。尽管不是很心甘情愿。公安同志的临时办公室和猪圈一墙之隔，整晚能聆听猪的豪言壮语，最闹心的是不期而至的猪粪味，凶猛地 from 破烂的窗户挤进来，吸一口，还滚热着呢！临时办公地点一扇破烂门，合不上，鸡啊狗啊的，文进武出，吼也不走，胜似闲庭信步。肖明亮在院子里偷偷乐：“你以为是公安它就怕你啊？”

蜡烛滋滋乱炸，老黄盘着双脚坐在床上，不敢动身，一动身，那床就哆嗦。身子往前倾了倾，说：小赵，你先说说。

小赵掏出笔记本，封面红色塑料皮儿，老人家正站在城楼上挥手。

清了清嗓子，小赵说：“死者刘桂花，女，今年二十岁，是龙潭村刘老把大女儿，根据现场勘查和尸检情况看，死者大约死于十六日晚七点至十点之间，从案发现场情况推测，死者有过激烈的反抗，罪犯可能是准备对受害人实施强奸，在犯罪过程中，因为受害人大声呼救，所以用双手掐住了受害人的脖子，导致受害人窒息死亡。从尸检情况看，这应该是一起强奸未遂引发的杀人案。”

小赵念完，看着老黄，老黄点点头，转头看了看小梁。

小梁翻开本本说：“根据走访的情况，受害人在案发当天是从亲戚家回来，据受害人父母说，受害人性格内向，没有谈过恋爱，也没有和

人发生过矛盾，同时，受害人亲戚反映，受害人是一个人离开的，离开时间大约是下午五点，两地距离大约三个小时路程，所以，基本可以肯定，受害人应该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遇害的。”

翻了一页纸，小梁还没开口，隔壁就嘹亮了，两头猪似乎是斗殴，恶狠狠地嘶叫。小梁无奈地看着老黄，老黄龇着牙吼：再闹，再闹毙了你个猪日的。

隔壁躺在床上的生产队长听见了，瘪瘪嘴：“你试试？”

半天，两头猪才停止了哼哼，可能是掐架把圈里的猪粪操翻了，喂人的粪味又溢满了一屋。老黄耸耸鼻子：“就当自己是时传祥了。”然后一挥手，说继续。

小梁把手从鼻子上拿开，咳了一声继续说：“根据走访得知，全村共有四个人不能说清楚案发时段的活动情况，一个叫林北，男，未婚，二十二岁，村小学的老师；一个叫王建国，三十四岁，已婚，有两个女儿，妻子前几年修房子被大梁砸断了腰，至今瘫痪在床；一个叫母光明，七十二岁，丧偶，左脚有残疾；最后一个叫胡卫国，四十三岁，当过民兵连长，据群众反映，胡卫国爱喝酒，醉酒后经常打老婆，后来老婆受不了，带着两个孩子远走他乡，至今下落不明。”

3

这段日子，老天像讨好龙潭村似的，天天阳光明媚，龙潭人不买账，个个阴着脸。特别是他们的生产队长，霉豆腐样，没事就咕哝：妈的，自己的村子样样争第一，春耕秋收，铺路修桥，哪样不走在前列，现在而今眼目下，却出了这样一件掉门脸的事情。花案啊！就像脸上长了痔疮，眼现大了。

沿着村里的石板路，肖明亮低着头，鼠目寸光地往前赶，这不是龙潭生产队长的德形，生产队长以前走路都是前程无限的模样，还会敞开衣领，露出脖子上那个骇人的伤疤，遇上好奇的，会问问伤疤的来源，生产队长就一挥手：朝鲜战场的纪念品，美帝国主义的刺刀留下的。于是问话的立马起来一层敬仰，龙潭屁大点地盘，竟然还有巴掌大一块死肉和帝国主义扯上了关系，不得了啊！

有德两口子在路上捡牛粪。看见生产队长过来，有德直起腰喊：“队长，去哪儿？”生产队长两手叉在腰上，模样像要把自己提起来，自从看了《南征北战》，生产队长就爱上了师长这个动作，很革命，很领导，两手一叉，气势恢宏。生产队长和师长的差别在于，师长造型和话语都豪壮，生产队长不同，叉好腰，看了看有德，半晌才小声说：“你忙！”

经过刘老把家门口，肖明亮停下了脚步，走进院子，咳嗽了两声，门拉开一条缝，露出了老把妻两个寿桃样的眼睛。两口子出来，看见生产队长就哭开了，老把妻一五一十地坐在生产队长面前数：我家一不偷人，二不养汉，老老少少，规规矩矩，没人说句屁话，桂花哪个出来不夸两句，立春才刚满二十岁，哪晓得？畜生啊！找出来了你看我不剥他的皮，抽他的筋。

刘老把倒碗茶递给肖明亮，说：“龙潭这么多年，顺顺当当，没出过恶人，这倒好，恶人出来了！”说完老把也呜呜哭开了。

肖明亮叹口气：“都怪我啊！龙潭屁大点地盘，我没能看好啊！王八×的，看上去个个都老实巴交，唉，画龙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哦！”拍拍老把的肩，队长安慰说：“你放心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坏人绝对没有好果子吃。”

老把妻哭：“不管吃啥果子，也得把坏人挖出来啊！”

“没见几个黄狗皮正忙着吗？”生产队长说。

哼哼！屋檐下一张脸在阴冷地笑。刘小把，老把的儿子，桂花的弟弟，咬牙切齿地看着生产队长。

“你小狗日的笑啥？你还信不过公安？”肖明亮骂。

“卵公安，来了好些天了，坏人毛毛也没找出一根。”

肖明亮指了指刘小把，没说话，站起来背着手走出院子，老把在后面喊：“找出人来了给我个信，老子活刷了那天收的。”

村子后面的半山腰，有块横空出世的大石头，笔直地伸出来，悬吊吊地指向远方。每有大事需要思考，生产队长都会爬到石头上，俯视着他的龙潭村，他觉得只有站在这里，思考出来的问题才具有全局意识，才能高屋建瓴。

黄昏漫过村子，流淌着一地的橘黄。暮归的村人沿着细窄的小路，慢慢向村子汇集。

晚风拂着肖明亮的脸，他看着自己熟悉的庄子，忽然觉得，这个村子已经变了，平静下面是涌动的暗流。

4

回到家，老婆子正在安排晚饭，肖明亮背着手在厨房巡视了一圈，菜数还是老三样：素酸菜，炒土豆片，牛皮菜拌水豆豉。

老太婆往锅里舀了小半瓢油，回头看见肖明亮，慌忙舀出一些放回油碗里。生产队长对着领导家属和颜悦色地挥挥手，老太婆立刻堆满了笑，重新把舀出来的油倒进锅里。

在灶台边转了两圈，队长开始现场办公。

“不是还有一截老腊肉吗？”肖明亮问。

“还剩个把把，想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再拿出来。”老太婆说。

肖明亮说：“拿出来吃了算尿。”

“给他们，你舍得？”老太婆声音压得低低的，指了指猪圈旁边的屋子说。

“我是怕把他们饿愁了，整点好的给他们胀，早点破了案好滚蛋，整天在眼前晃来晃去的烦人。”生产队长说。

“老东西，鸭子死了嘴壳硬。”老太婆笑着说。

饭菜上了桌。老太婆把着门朝那边喊：“黄公安，吃饭了。”

三个人鱼贯而入。

老黄朝饭桌上看了看，脸像朵绽开的老腊梅。

“哟，莫非台湾解放了吗？”

老太婆撩起围裙擦着手惊讶地问：“真的？”

肖明亮坐在墙角，斜眉吊眼看着老黄：“你解放的呀？”回头又狠狠瞪了一眼老太婆：“人家涮你坛子呢！憨婆娘。”

端起碗，老黄看着老太婆连声说谢谢，老太婆不好意思地看着肖明亮说是他的主意。老黄抬眼看了看肖明亮，嘴动了动，半天才说，晚上请你过来一趟，我们有些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。

猪粪味儿很浓烈，一股股往鼻孔里钻。

四个人围成一桌。

老黄在桌上铺开一张卷烟纸，摸出一个烟丝盒，烟丝盒是牛骨做成的，上面还摇曳着几根热带的椰子树。把烟丝均匀洒在卷烟纸上，老黄粗壮的手指把着烟纸一端，反卷，滚动，送到嘴边，伸出舌头在接缝处一拉，一根崭新的卷烟诞生了。

把烟点燃，老黄对小梁说，你把情况说一说。

小梁转过身子对着肖明亮说：“肖队长，是这样的，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案发当天，有四个人不能提供不在场的证据，这四个人是林

北、王建国、母光明、胡卫国，在我们正式传讯这四个人之前，我们想请你先介绍一下这四人的情况，听听你对他们的看法。”

肖明亮瞪大眼：“不可能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。”

老黄深吸一口烟，猛了，一阵炫目，烟卷烧了起来，火苗腾腾的，老黄慌忙拿烟卷往桌面上杵，杵灭了烟火，老黄对肖明亮说：“我们没说他们是坏人，就是先听听你的说法。”

“那你们就去调查，问我搓卵哦！”

老黄把划燃的火柴吹灭，拿出叼在嘴上的烟卷，面带愠色说：“请你搞清楚，这不是人民内部矛盾，这是敌我矛盾，像你这种态度，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，是犯罪。”

帽子有点大，兜头罩下，生产队长有点蒙了，半天才嗫嚅着说：“主要讲哪个方面的？”

老黄给生产队长倒了一碗茶，说：“说说他们平时的表现。”

喝了一口茶，肖明亮说：“这几个都是本村人，林北早先在县城上中学，运动开始后，学校停课了，林北就回来了，前年我看村小学缺老师，就让他顶上了，他书教得好，晓得的东西多，三国，西游，封神，聊斋，讲起来一套一套的，娃娃们都喜欢他，平时也好打扮，整天整得油光水滑的，脸皮又白净。不过我丢句话在这里，这事不会是这娃娃干的。”

“有啥依据？”老黄问。

“这娃娃，在村子里最讨姑娘喜欢，哪家姑娘看见他都一肚子心事，我听他老娘说，林北床边箱子头鞋垫擦起来都到胳肢窝了，全是村里姑娘们悄悄送的，隔三岔五就有媒婆上门，狗东西一直推，说还年轻，要趁年轻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多做贡献，先大家再小家，弄得一大片肝肠寸断。你说，姑娘排着队等他挑的这样一个人，会去犯花案？最重要的，

是老把曾经托我给他家桂花说媒，对象就是林北。”

“他咋说？”小梁问。

“脑壳摇得像拨浪鼓，还跟我说，让我不要操心了，他不会在村子里找对象的。”

“这个王建国呢？”小梁问。

“王建国以前是个骗匠，整天提个马骡子铃铛走乡串寨，骗匠这活路，长久不落屋，这样就难为他婆娘了，婆娘吃得苦，带上人修房子，上大梁那天，梁没支好，她运气不好，被掉下来的大梁砸了，命是捡回来了，腰断了，现在还瘫在床上。婆娘出事了，王建国痛哭流涕了一回，改行做麻糖了，麻糖出锅，王建国就站在村口喊一嗓子，大家就去他家换麻糖，三斤苞谷换八两麻糖，两斤大米换一斤麻糖，还有拿黄豆、高粱去换的，建国这人舍得，有时候遇上麻糖出锅，有人家舍不得粮食，娃娃们嘴馋，就去建国麻糖铺子前守嘴，建国看不过，就叮叮当当敲几块递给娃娃些。还有，建国这人脸皮薄，别看人高马大的，脸皮连支烟都卷不成，有些婆娘胆子大，嘴巴搅，站在麻糖铺子面前说些齜齜话，啥建国啊！嫂子倒床了，你下面怕都长草了；啥建国啊！你下面那根秤杆咋会吊两个秤砣啊！你再看王建国那张脸，像关二爷生的，女人们还不罢休，继续说，建国招架不住，干脆拱进屋子里不出来了。”

“嗯，下一个。”老黄点点头。

把半碗茶倒进嘴里，肖明亮横着袖子拉干嘴角残留的茶水问：“下一个谁？”

小梁看了看笔记本：“母光明。”

“这个不说了吧！”肖明亮说。

“为啥？”小梁问。

“老得像根糟了心的泡桐树，七十多了，风大点就能给刮飞了，他

要还能当强奸犯，龙潭的水田都能亩产三万斤了。”

“胡卫国呢？”老黄重新点燃烟卷问。

“老酒鬼了，二两黄汤灌下去，爹妈都不认得了，算是龙潭一号浑人，但要说犯花案，我看可能性也不大，这狗日的，眼睛里头只有烧酒。”

“这也不能说明他不会犯强奸案啊！”老黄说。

肖明亮不屑地笑笑：“他要好这一口，会舍得把婆娘打得远走他乡。”

烛火噼噼炸，大家都陷入了沉默，倒是圈里的肥猪在快乐地歌唱。

老黄眼睛投向窗户，眉头紧锁，嘴里的烟卷短得都快烧着胡须了。

5

四个人在院子里坐成一排。

有些闷热，蝉停在院子边一根椿树上，一阵漫长的聒噪后，停了下来，天地一下陷入了死寂。四个人额头上都有细密的汗珠，阳光从高大的椿树缝隙间投射下来，一排人都披着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光斑，风懒懒地摇着树叶，光斑也跟着变形，人就被摇成了一堆碎片。

生产队长背着手从屋里出来，立在四个人面前，眼睛从一堆碎片里扫过说：“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老老实实把事情说清楚。”

四颗脑袋鸡啄米似的。

“母光明。”里屋传来老黄的喊声。

母光明颤巍巍站起来，伸手去捞拐杖，没捞着，拐杖顺着板凳边滑倒在地，他扶着板凳去捡拐杖，一弯腰，几个人都听见了骨头开裂的声音，挨着他的王建国连忙过去帮他把拐杖捡起来，接过拐杖，母光明偏偏倒倒进屋去了。

老太婆出来给倒了三碗茶，三个人仰着脖子一饮而尽。

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扇窗户。

一声咳嗽，三个人都吃了一惊。肖明亮说看你们那样儿，胯下夹个火盆样的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没干坏事，还怕哪个咬你鸡巴两口？三个人伸长一直缩着的脑袋，强挤出一抹笑。看见几个人的笑，生产队长还是不满意，说妈的×，不就是公安问几句话吗？看你们笑的那样子，比哭还难看。

又是一阵沉默，树上的蝉变成了两个，独唱成了合唱，停顿也没有了，树叶蔫巴了，垂头丧气地耷拉着。

日子像一场乏味而漫长的苏联电影。

肖明亮忽然把板凳往三个人这边挪了挪问：“酒疯子，你看你那鼻子，红萝卜样的，整天就惦记着那两口黄汤，再这样喝下去，要不了半年，就该给你点过桥灯了。”

胡卫国慌忙摇手，说喝得少了，真的喝得少了，都两天没喝了，骗你我烂手脚。

肖明亮不屑地哼了一声，转头看着林北说：“你前些日子反映学校没有课桌椅的事情，我找过公社了，公社书记说让我们再坚持一下，县城有学校很快就能淘汰一批下来，他去打过招呼了的，人家新的一进门，旧的立马给我们，这次谁都争不去了。”

林北恍惚了一下，很快清醒了过来，他端正身子，面对着生产队长正色说：“不光是桌椅的问题，还有屋顶漏雨，黑板也不行了，漆全脱了，都成白板了，粉笔也不够用，五个老师，一个学期就十盒粉笔，写到手都捉不住了也舍不得丢。”

肖明亮点点头，说这些我都知道，坚持一下吧，毛主席老人家都说了，坚持就是胜利。